

陽春白雪

雪丰谷◎著

中国文联·大众文艺出版社
新华报业·图书营销中心

雪丰谷 著

陽春白雪

y a n g c h u n b a i x u e

中国文联·大众文艺出版社
新华报业·图书编辑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阳春白雪/雪丰谷著.—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10

(新华文丛.第7辑/王慧骐主编)

ISBN 978-7-80094-037-8

I. 阳… II. 雪…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91563号

书 名 阳春白雪

著 者 雪丰谷

责任编辑 杨 涌 冰 宏

装帧设计 雪 妮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7号 邮编:10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苏海信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7.375

字 数 140千字

版 次 2009年10月第1版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8.00元



寻找灵魂栖息的家园（代序）

◎雪丰谷

诗是什么？这一命题本身就将诗知性化了。用形式逻辑的方法，处于宾格位置的“什么”就是可以对象化了的“东西”，而一切对象化了的东西都可以为经验认识所把握。有人甚至以公式的方式加以说明。如美国学者伯克霍夫列出下列等式： $M=O/C$ ， M 是审美感觉的程度， C 是审美对象的复杂性，而 O 是审美对象的品级。用到诗身上，就是在诗歌语言的复杂结构的感觉上花费越少，在品级感觉（即整体性和谐与作为“什么”的意义之显现）上留下的注意力越大，因而诗的美感程度就越高。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伯克霍夫的公式显然忽略了对个人天赋才能、教养和嗜好的考虑。艾森克提出了一个测定美感知觉的新公式： $M=O \times C$ ，换言之，美感知觉的程度等于品级和复杂性的积。尽管其间不无合理因素，但这种抽象的把握方式很难使诗人接受，一般只停留在学术范围内，真正对诗歌创作于事无补。

相反，诗是不可把握或捉摸不定的无意识喷发，是一种唯我

的宗教情绪的渲泄。德漠克利特曾断言：诗人只有处在一种感情极度狂热和激动不已的精神状态下才会有成功的作品。相比之下，美国诗人肯纳尔倒还别具一格：“如果你能深入一步……再深入下去，你会感到你自己是块石头，如果一块石头能言，那你的诗篇就会是石头所说的话”。明眼人一眼便可以见出，这和东方的禅宗意识不无关联，至少在内在本质上存在默契。

中国的诗词话论更是洋洋大观，名目繁多。陆机就有“诗缘情而绮靡”说。曹丕的《典论·论文》开创了魏晋文学批评之先声，并率先提出了“文以气为主”，强调诗文的“内气”，也即人的先天的才性禀赋。这一理论，到了宋代又为爱国诗人陆游所发扬光大，并成就了一批言其大志的阳刚之美的诗歌范本。对此，鲁迅先生看得格外真切，他曾经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不过古老的华夏子民不像希腊人那样喜欢从本体论角度谈诗，所做评说一般是指创作动因和文本技巧而言，其主导倾向是“诗无达诂”。所谓“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也只是从审美欣赏的角度出发，至于诗是什么，全都落实在具体诗作之中。诸如形象、情景相生、理趣、含蓄与自然，平淡与高远之类；当然，还有“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说”、“肌理说”等与诗歌存在方式有关的争论，也不乏精辟深刻之处。但都侧重一鳞一爪，缺乏完整系统地把握诗歌本体，留下的答案大都悬而未决。这真是“长恨此身非我有”，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本世纪初，诗人庞德在新诗运动的早期，把接收中国古典诗的影响提到了历史的高度。一九一五年，他在《诗刊》上发表一篇文章，指出中国诗“是一个宝库，今后一个世纪将从中寻找推动力，正如文艺复兴从希腊人那里寻找推动力”；接下来并声称：“我们已找到一整套新的价值”。美国意象派运动歪打正着，其成就之高也是令世人瞩目的。我们感兴趣的不是比较美学，而是庞德的



那“一整套新的价值”。这个“价值”对诗人是一种发现，对诗本身来说，则意味着诗已找到了新的存在方式——即意义。

诗的志趣在于通过语言意象地把握纷呈的世界。它是人类混乱的感觉借助有限的形式，及时切入或重归一种无限的领域，逐步实现“一”和“多”的交替变化，从而找回人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当外部世界一信息经过大脑以电活动方式进行反馈性传递时，作为诗人，除去正常心理感应外，更突出地表现为主体自养性地创造（就像生物利用光能合成自身发展需要的复杂的碳水化合物），并由此生发出一系列新的意味——意象符号。这里的意象符号不限于经验世界的指陈关系，也不单是古典精神的模仿法则，而是罗兰·巴特所说的“能指性”。它实际上就是人与事物的异质同构体，是诗人借助情感的表达方式，充分展示主体自足性的能力。清人所言的“言有尽而意无穷”似乎颇中真谛。

现代生活的多元立交的信息网络，就其对象化而言，已给我们提供了多种可能。除非一个闭目塞听的人，几乎每个人都不能不对不断涌来的事物作些遐想。但这种潜在的遐想还不能叫诗，虽然其中多少包含了诗的要素和成分。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一文中指出：“夜间天宇澄清之美，山水风景之美，典雅的音乐之美……在半开化的人，在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是不享有这种欣赏能力的”。诗不止是纤细敏感的心理现象，也不是物性单纯的渲泄和流露，它更多地反映出社会文化现象，是自在的人向自为的人的转化过程，是事物的本质特征向人显示其存在的意义，也即人自身和目的性的价值复归。

所谓“朦胧诗”并非模糊学的借尸还魂，也绝非含蓄与隐刺的笔法所能包容的，而是扬弃了一般知识性手段的分析演绎、归纳与推理。诗在梳理情感的过程中，更倾向于直觉。举格式塔现象为例：一张图像，如以白为背景，你所见为“两人侧面对话”形象；如以

黑为背景,你所见为“造型优美的花瓶”。更不要说那张著名的《鸭兔图》了,见鸭见兔,听凭直觉。诗拒绝硬性的概念规定和固化了的经验常识,而是撩开一切直接与事物本身对话。诗的这种自足性就是隐德来希(亚里士多德语),它是事物自己的目的及目的的实现,即一种内在目的性的实现,自己运动的扩张与发展。

纵观二十世纪大诗人的创作活动,无不具有深厚的哲学基础和文化背景。表面上看来,诗是一种灵魂感应,不受思想的干预约束,甘受情绪支配。其实不然,所谓“诗者,根情,苗言”,只触及了原始创作因素,何况情有大小,意有深远。“发纤秣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此乃情绪化诗人始料不及的。我们说要括起经验的成分,排除知性的袭扰,或如庄子所言由“心斋”而忘知,归根到底还是有“知”可“忘”,有“资”可“括”的。那些以为不读书不悉心体味和追思,凭小小的才气就可以信手写诗的人,实在是对诗的无知。离开了大智及由此升华上去的生存颖悟力,诗不过是一张打上了感情印迹的纸片而已,其生命力是十分有限的。

当海德格尔语惊四方:语言是存在的家。今天的许多注册诗人(包括批评家)被激怒了。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忍受别人把自己请进语言里去生活。那些恍兮惚兮的语言既不管饱也不管暖,他们需要的是现实而具体的享受,需要一个属于自己名下的家,家就是遮风避雨可供休息或睡眠的场所——即屋。问题在于作为概念化了的“屋”真的能住吗?用哲学家的口吻,“屋”这个字不过是一种“托载体”,它本身空洞不被承受;玄乎一点颇像佛家的“自性”,摸还摸不着哩。它所以得名,是因为有其它事物所依托,如木石砖瓦玻璃之类。而独立的砖瓦木石均不能成其为屋。木就是木,石就是石,彼此并不相干。于是我们发现了一种意义关系,一种对立统一的内在结构。至此,我们对词性也有了粗浅的认识。

诗歌语言的深刻性,除去不容混淆的精确性外,还在于这种



灵活多变的广涵性。一个善于运用语言的诗人，正是把自身包容在语言之中，与诗中的语言打成一片，进而与整个世界融为一体，诗人诗人，人即诗，诗即人。清人龚自珍就有“诗与人为一”之说。

城市是家园，但家园意识并不限于城市。那种把城市诗化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以为只要写了宾馆、计算机中心、停尸房和宽阔的体育运动场等等，就属于城市诗的划法，其实是片面的，是对诗歌精神的不求甚解。正像今天的大多数诗歌理论，游离于精神现象之外，沉迷于先锋运动和一般修辞关系的喋喋不休的争论一样，真正触及城市诗肝脏的研究，尚待进一步深入。

所谓的语意还原，所谓的本真状态，以及种种原始象征和英雄史诗的追溯，就其对人类本原或始基的揭示，应该说是齐一的。那些吃商品粮而写乡土诗的人，向往着躬耕自资，幻想着世外桃源或过上一种饮露餐菊的生活，不过是在另一条道路上还乡——走向家园。

那么“家”在何处呢？漠漠洪荒，历经沧桑。时空的漂移和跃迁之下，河山巨变。杜甫的草堂和阿房宫背后的茅屋早已不复存在。耳濡目染的是分割、利用、占有和计算。在机器隆隆的轰鸣之下，什么土地、粮食、人和诗歌，统统都被肢解与分割了，一切暴露出赤裸裸的应用关系。我们在电视屏幕上显得如此温文尔雅，收刮起来又是如此滑稽大方，整个过程就像诗歌广告那样令人惊讶地发展。一切尚未细细消化便转瞬即逝了。死者的名字、墓志铭甚至活着的一一张张面孔，都变得如此陌生而可怕。鸡犬不再相闻，区区一墙之隔也可能老死不相往来。不错，我们已经得到了很多很多，却也丧失一些最为我们熟知的东西，甚至友谊、情感、神和仁爱。当我们再次目睹希腊德尔斐庙上镌刻的文字：认识你自己！我们真该如梦大醒，是呀，我们是谁呢？！

我们是谁？我们是否曾有一个家？那创造出世间万物的永恒

寓所今在何处？这一连串的问题引发了无数仁人志士前去追寻和探险。所不同的是，历史考古学家要从残垣断层、珍奇的化石和故纸堆里寻找，而诗人哲学家则要向内寻求。沿各自的目标和归趋，得到的答案自然不尽相同，甚至截然对立。这一现象并不可怕，正像电、磁自身两极对应而归一，就意识范畴而言，正好构成了今日世界的繁华多姿。可怕的是对真诚的事物麻木不仁。

一个有思想深度的城市诗人是不会停留在车间、煤气管道和出租汽车里的。他面对语言酷似生物学家面对细胞。他不会静止在感性外观上，而是深入其中，内在直观地把握对象，与对象彼此交合，互为一体。于是河流成了血管，他在自己的身上听出了涛声。西窗流露出西施的泪光。烟囱水牛一般冒着汗。此刻的烟囱不再是外在于己的东西，而是与己有机地连成一体，成了贯通内外的中介与桥梁。

将外在的对象转化为内在的本质，合“多”为“一”，它既是智慧的内倾与外射，也是人的意志同化世界的一种能力表征。培根说得好：“只有倾听自然的呼声（使自己的理智服从于自然）的人，才能统治世界”。这里的统治应阐释为一种精神把握，一种“守护”与“敞亮”（海德格尔语）。诗人不是权术家，否则遭逐放的屈原就不会有“蝉翼为重，千钧为轻”的慨叹。一个具有圆通意识的现代主义诗人，于物于人，都应表现出平等的对应关系，一种光明的对称。既不让物伤，即让外物机械地屈从于人；也不让己伤，即让世俗性利害计较扰乱内心。“青春都一饷”，“何须论得丧”，一切圆融无碍。这种超验的功夫性修养，实非庸俗的功利主义者所能为之。一个真正的诗人，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面前，永远像个孩子。而唯其是个“孩子”，对宇宙之“家”才有一番迷醉与渴望。

“家”究竟是什么呢？是小得看也看不见的夸克胶子，还是大得无法企及的宇观天象，抑或如莱布尼茨为我们所设定的足以

自圆其说的精神实体——单子？实证科学曾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试图告诉我们这个“家”，终因经验的局限而告败北。而种种“推己及物”的静态方法，也未了然人与世界的变易演化过程。看来我们只能像维特根斯坦那样保持沉默了。因为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有限事物的加工场，而是一个需要经一番“魔化”的引领才能进入的世界——家。我们就是这样走在回“家”的路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如同一个流浪儿。但我们“还乡”的心未死。一路上，我们看见了许多人与我们擦肩而过，走向我们来时的尽头。不禁油然想起叶芝的那两个对立相交的螺旋锥体，人类“顶针”精神中的祈望与近乎宗教神秘主义的相互吸引。

我们要到哪里去呢？一百年前，黑格尔断言诗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可是那终极无二的最高主宰——诸相之在——理念，是如何为感性所捕捉又显现出来的呢？那众多显现的环节，如果为物，则物性自在，自不待言。但理念乃绝对精神，不受情绪概念所左右，则其对象性显现实为无法显现的显现。黑格尔在扬弃了费希特、谢林有关超验性的绝对同一体后，力图以一种活的辩证意识注入事物之中。当谢林强调“小鸟吐出声声哀戚之音的醉人的音乐远胜于小鸟本身”，并进而指出“这一切全部伴随有一种超强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诸神实在的、活生生的流溢。黑格尔的具体辩证理性展开也并没有完全超越神性的范畴，只不过是换了一种说法而已。这桩百年悬案，我们暂且存而不论。令我们感兴趣的是黑格尔曾引用了哈莱的诗篇：

我将时间堆上时间，世界堆上世界，
将庞大的万千数字，堆积成山。
假如我从可怕的峰巅，
晕眩地再在向你看，
一切数的成方，不管乘千来遍，

还是够不着你一星半点；
而我割掉一切乘积，
你便全然显在我的面前。

作为一位辩证法大师，黑格尔援引此诗是为了指出毕达哥拉斯学派有关“数论”绝对化以后势必产生的恶果。我们知道，事物的数量规定性如比例、数据、差率等确实反映了事物一部分本质特征。离开了这形而上的思维方法，人类的文明是不可想象的。问题在于这种以“数”来“量”物的方法是有条件的，对揭示事物的内在关系也是有限度的，因为它不能够昭然事物由此向彼的突破与转化。这个“度”就是其自身的否定性。就认识论而言，世间没什么绝对的东西，唯一绝对的就是转化。转化即否定，即事物自身的消亡，也即“无”。而正是此一事物的“无”，才产生另一事物的“有”。“无”中生“有”，乃事物的天然造化，当然也是诗歌的福音。对我们来讲，哈莱诗中有关“数”的议论，如果换成今日诗坛毫无新意的表面印象和未经消化的浮光掠影，有着同样一针见血的意义。

我们太习惯于线性思维了，对言辞凿凿的东西便信以为真。一些诗人热衷于火热的生活，以为诗中增加一点亮色就是火热，就是贴近生活实际。其实“实际”在他们是另有打算的。正像有些讲究朴实、醇厚风格的人，并不了解醇厚的意味，真要是得不到实际利益，便忍不住骂娘一样。“铁板一块”的“必然性”（巴门尼德语）在他们看来是不可问津的，只有柔顺与盲从，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什么“自为”，什么“自由”，那不过是理论推导，是诗中走钢丝式的职业冒险，是一种真正的玩火。

意义失落了，“家”被千千万万的人与物遮蔽了，早已变得模糊不清。对讲求实效的人来说，远不如一块银币实在。银更富有耀眼的质地与光泽，思想就是谋生的手段；真正的天才应该是“百



工之徒”，能以一技之长而赢天下。织布刺绣也好，计算机编码操作也好，写诗也好，概莫能外。

我们就是这样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们这群“还乡”的“孩子”，饿了就啃几口干粮，累了就席地而睡。一路上，我们发现了许多新奇的东西，它就是事物向我们显现出来的意义，在一片“无”（指意义的失落）的状态下，我们有了自己的满足，并常常为一片片“新大陆”雀跃不已。我们这群靠“意义”喂大的孩子，对“家”有着矢志不移的执著。

“家”其实是不可对象化的。它就是事物的“存在”，就是诗中的“有”，就是“是”本身，而不是什么东西。它就在我们身边，在一切事物向我们显现其独有的韵味之中。今天的诗人，大可不必非要到先民们卧野穴居之处去寻找那早已不复存在的家。回“家”的途径很多，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你悉心去发现。城市诗人有城市诗人的走法，骑单车也好，坐地铁也好，穿上宇航服奔月遨游也好。今天的诗人完全可以在诗中炼石补天，可以借助语言自制叶绿素，可以在诗行里发育蛋白体，让一只死去的蚂蚁重见天日。

“家”就在诗中。这个令人心旷神怡的“家”，其大广袤无垠，逍遥乎无出其右，包罗万象；其小谁也无法度测，微微乎无穷小而为零，即为“无”。而“无”的背面正是我们寻求的“家园”。在这远在天涯近在眼底的永恒的乡愁里，无数热血诗人上下求索而为之倾倒。至于归途中的艰辛与悲运，一些人抛尸荒野，一些人因缺乏物质补偿而身患疾病，以及时间的风景在人身上留下的鞭痕……则属于另一篇文论的课题，这里就不一一举述了。

一切伟大的诗篇必将永垂青史！

1991年6月写于沙洲

发表于2008年7期《青春》

1/ 代序：寻找灵魂栖息的家园

1/ 《葡萄》

2/ 阳春白雪

7/ 蓝布长衫

8/ 月牙湖畔真知味

10/ 水泡泡

11/ 一朵白云

13/ 燕子

14/ 对手

16/ 初春

17/ 人到中年

18/ 风中的白发

19/ 菊月闲居

20/ 红日

27/ 今日无风

28/ 奉国寺游记

29/ 砍柴少年

30/ 泰山之石

31/ 玉皇顶

32/ 半岛采访

33/ 个人简介

34/ 黄龙山

35 / 团沅
36 / 梳理
37 / 这个夜晚
38 / 过去
39 / 霜降
40 / 夜晚，南风徐徐吹
41 / 小感冒
43 / 别关门
44 / 怒
45 / 信
46 / 乌云
47 / 解甲归田
48 / 从牛角尖上往里吹
50 / 进入冬眠
51 / 一棵树
53 / 秋天的风衣
55 / 黑咕隆咚的夜晚
56 / 树上的鸟雀
57 / 葬礼
58 / 心脏
59 / 会舞的真丝带
61 / 灯笼
63 / 初夏
64 / 红桃K
66 / 问
67 / 江南，黄昏
69 / 禅与蝉

- 70 / 空白
- 71 / 阳光金峰新寓
- 72 / 寄人篱下
- 73 / 赌鬼与手气
- 74 / 雨季
- 75 / 冰河启示录
- 76 / 纤夫
- 77 / 打开秋天
- 78 / 洒蓝釉瓷质器皿
- 79 / 水上人家
- 81 / 三寸金莲
- 82 / 白发
- 84 / 水仙花盛开
- 85 / 一个字
- 87 / 佛光普照下的夜总会
- 88 / 观月亮
- 90 / 阅江楼
- 92 / 泪之华·盐
- 93 / 秋日水塘
- 94 / 船过三桥
- 96 / 闻风而动的河流
- 97 / 好想……
- 99 / 罗汉树
- 101 / 一条河
- 102 / 难以启齿
- 103 / 挥之不去
- 104 / 是肥还是瘦

- 105 / 对与错
- 106 / 醉与诗魂
- 107 / 秋老虎
- 108 / 竹笋
- 109 / 弯腰的母亲
- 110 / 回家过年
- 111 / 大雪天
- 112 / 另一种圆满
- 113 / 天还是那样蓝
- 115 / 观跳水比赛
- 116 / 连根拔起
- 118 / 那时
- 120 / 轻松面对
- 122 / 无题
- 123 / 除夕夜
- 126 / 石榴
- 127 / 琴
- 128 / 笑
- 130 / 红柳
- 132 / 南还生外传
- 134 / 品茶
- 135 / 茶杯
- 136 / 茶经
- 138 / 悟道者
- 140 / 打马归来
- 141 / 一条鱼
- 143 / 养蜂人

- 145 / 一碗臭豆腐
- 146 / 104 病房
- 147 / 雪蝶
- 148 / 所见
- 149 / 所闻
- 150 / 武侠小说
- 151 / 日全食
- 152 / 南京长江隧道工地纪事
- 154 / 一张纸
- 155 / 桃花瓣瓣
- 156 / 跋涉
- 157 / 念奴娇·战友
- 158 / 夏天
-
- 183 / 浅谈灵感
- 192 / 漫议直觉
-
- 203 / 代跋：走出“桃花源”